



座寻星台上，有一个朝代的盛世峥嵘，一个朝代
风雨飘摇，再一个朝代的更迭。
野心筑基，九宸著
天涯海角，碧落黄泉，定会站在让你一眼望见的地方。

HUANGYUN



史上最唯美虐心的古装言情故事，令百万读者潸然泪下

她之一生与三个男人相联，
一个因她而死，一个会杀了她，最后一个男人，她会因他而生！



九宸 著

HUANGYUN

皇运



YZLI0890114058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运/九宸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430 - 5576 - 6

I. ①皇…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9919 号

著 者: 九 宸

责任编辑: 吕植壮

封面设计: 肥 总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肥 总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册 1

楔子 3

第一章 天生凉薄 5

第二章 东宫心事 25

第三章 牢狱之灾 47

第四章 如是作念 67

第五章 黄泉陌路 88

第六章 旧事不重提 111

第七章 嘴比命硬 132

第八章 千言万语读不懂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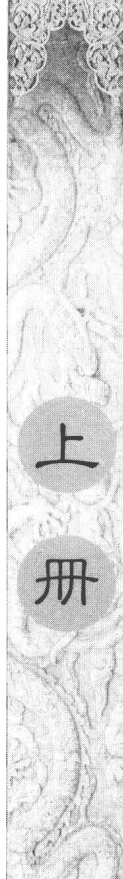
第九章 倾城汧宫 181

第十章 醉卧十年 南柯一梦 208

下 册 229

第十一章 谁的江山	231
第十二章 心手两望	254
第十三章 韶梦易逝	276
第十四章 番外之闻人越篇	285
第十五章 坦诚以对	291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320
第十七章 尘埃渐落	342
第十八章 番外之文佐尘篇	354
第十九章 不能输	360
第二十章 无梦的代价	386
第二十一章 真相大白	411
第二十二章 番外之尹文汧泽篇	431
第二十三章 番外之尹文尚即篇	435
第二十四章 一言平天下，一诺许江山	437
第二十五章 尾声	454
第二十六章 番外之莲	464
大乐显元大事纪年表	471

目 录
CONTENTS



上

冊



楔子

天下三分，东有大乐皇土，西存夏王，南守邛宫。

大乐朝历经数代，正是鼎盛之世。朝中有四权——尹文，延陵，公仪，澹台。

大乐显元三十一年，大乐朝皇帝宸宗禅位让贤，推举第一权臣尹文氏为继位之君。

时年又称德肃元年，尹文鹤即位，改国号大郅，定都燕京。犒赏三权，封赐贵戚功臣。

第一章 天生凉薄

延陵府男女倒置，阴盛阳衰，长子好以男色，长女冷悍如郎，好容易正常的小女，又是癔症缠身。

这朝野之上，就她延陵家的笑柄最多，也最猖獗。她堵不住天下人的口，只因她杀不过来！

自宫城西下数余里，旁有玉台阔阁，朱色红墙只比宫墙矮下几厘，外檐以金砖相砌，璨若明华。这是延陵府，穷得只剩下金钱的延陵王府。

一时间暮雨方歇，细芽破枝而出，冰凝的霜珠成帘坠下，饱满圆润。此时正是延陵府白事之期，朱色墙垣皆以白幔相罩，光釉砌金的砖地由黑锦绸缎铺盖，往日斑斓光洁的五色彩殿，如今仅有单调二色，黑白相间。

灵堂设在苍兰正殿，哭丧的小丫头们面色青白，魂不守舍，嚎了一夜再挤不出半滴眼泪，嗓子亦是干了，借着空隙喘歇。忽听门外职守的管家传话入堂，声音低低地压着惊慌，“快，延陵大小姐进二门了。快哭起来，都哭起来，一个个给我哭出血来！”

哀嚎声又起，响彻正院，众人哭的是中年亡逝的延陵王爷，怕的却是那素衣

寡衫的女子——清冷疏离，拒人千里，杀人于咫尺之间的延陵长女，为佞作奸且一心向上爬、觊觎世袭王位的延陵大小姐，延陵王府庶出的长女延陵易！

那身影由东耳门出，几步绕过影壁墙，朝着哭腔集聚的堂屋沉默而来。她生得一副妖媚姿色，眉染黛青，眼角略飞，媚态之余隐着逼人英气，卓尔不凡。她是庶出的小姐，曾为妾的母亲如今攀入皇门，留下这延陵幼女于府中，地位倒也不卑。一股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沉淀自持，看得众人心生寒意。

哭得最凶的小丫头眼神飘随着她，恨恨吞下唾沫，于心底暗声痛骂：“呸，狗屁个清高，骨子里下贱。”想起些许年来这女人借着明目张胆的野心，做的那一出出引人发指的恶事，便恨不得以口水淹死她。

府中人多口杂，骂延陵易的人不少，然畏她的人更多，真正喜她的恐怕不出几个。

延陵易直入堂间，冷视了堂内各处，长睫随着白烛一亮一灭的灯火轻颤，含着晨间的清寒出声道：“灵灯，少了三盏。”

管家闻言忙遣人去添，膛中心跳也渐强。

延陵易今日梳着素髻，青丝乌黑如缎，纹丝不乱地绾作后髻。管家心言，无论何时见大小姐都是一身规整有矩、大体持仪，没人见过她面起迷色发髻凌乱的模样。即便是王爷殇逝，全府上下无不哭得失颜失色之时，也并未见这位曾深受贵宠的大小姐面有哀痛或落泪斑斑。殊不知她是天性凉薄，抑或是真的……忍力极强？

“嫡夫人呢？”正静着，延陵易兀然出声。

“刚又哭昏了过去，正于偏殿歇息。”

延陵易不再作声，只几步转至侧堂，玉手掀帘，微整了衣襟，沉步迎上。

偏堂燃着冷檀香，寂寂地绕着烟圈萦上，气息微重。延陵易习惯地蹙眉，这味道她着实不喜欢。身侧伺立的丫头倒是个明眼色的，见状忙悄步退至熏台无声息地撤了香。

内间榻前落着一扇绀素屏扇，临安织造的上品丝锦帛面绘着山水江南的景画，栩栩然，正中心处染着血色红梅，零星点缀，看得人眼生缭乱。榻间着丧衣的妇人正歪身斜靠榻上，似已醒转，时有间断地抽泣。榻尾另有一处身影，纤弱如柳，一边随着榻上人哭，一边苦言安慰。

“嫡母亲。”延陵易站稳了身子，沉声唤了内间妇人。若要是别家府宅，见了

嫡母必定以母亲相称，只是她每次都把嫡字添得得体，咬得清晰。这一声出，倒不知是透着尊意，还是隐着疏离。嫡夫人澹台氏早已习惯这“尊称”，教养她十年，仍是换来这一声清冷，心底不可谓不酸。然自己也明白，任谁也不责怪，这孩子是天性寒凉，纵是捂个三五十年，也不见得热起。

屏扇随即由人撤下，澹台氏命人掀起了帷帘，她身旁坐着自己生养的女儿延陵眉。小女儿生得极是动人，一剪瞳眸竟似含着秋水，媚得脉脉含情。唯美中不足的是延陵眉天生痼症，不犯病时还算好，若一病起来，全府必是鸡飞狗跳。

澹台氏一手拉过延陵易，附上她腕子做了番哭念。澹台氏嫁入延陵家也有二十年了，她娘家澹台一族在朝中亦是有头有脸，世袭公位，名阶上虽不及列封王土的延陵家，却也因执掌半数兵权声名赫赫，即便是尹文皇家都不敢小觑之。她澹台馥岚是名门之后，知礼贤淑，二十年来倾心操持王府大小事宜，生养一双儿女，为人又宽厚怀慈。不同于延陵易的“恶名”，这嫡母在府中颇受尊重。

待延陵易出堂间，已近辰时，用了三两样膳点，听由管家来报：舒妃娘娘到访。消息再入偏堂，闻讯的澹台亦是一愣，尔后匆忙起身整理衣妆，出身相候。

鸾轿直入延陵府，止于灵堂前方落稳。自轿中而出的女人皓齿明眉，瑶光舜华。着缟色深衣，却挡不住绝代风华。圣元帝宠她，并不是全无来由，只这倾城姿色便不是六宫粉黛所及的。

堂间稀稀拉拉跪倒了大片，恭请声层层涌起直冲梁顶。延陵易正行至廊口玄关，听闻这如潮恭声，不由得伫立脚步，静了良久。

舒妃于灵牌前亲自上了香，目光掠过青烟寻着灵位上的刻字。凝了片刻，再与澹台宽慰几句，欲退回鸾轿，目光撞及廊处稳步走来的素影。延陵易正行至三步之外，行大礼敛声道：“恭请娘娘圣安。”

舒妃盯着来人眸眼，觉得她骨子里依然是冷彻，微微点下头，即要错身离去，侧目瞥到她胸前衣襟扯开了一扣，许是走得急挣开了襟纽。一时间心下涌起百转千回，本欲错身而离的步子沉下，缓步至延陵易身前，抬手为其盘紧文扣。淡淡一笑，再不言语。

延陵易忙撤身半步，躬身谨道：“娘娘。”

“你，”舒妃愣了一下，偏头掠着她欲退下的身影，恍然一叹，“终是不肯唤我一声母亲吗？”

瑶光楼二楼雅水间，昏暗的内室空间不大，四下窗帐门帐皆是重重坠下，满屋子糜烂香气。由桌前至软榻，碎烂衫褂覆着一地，环佩软玉更是被贪欢之人随手扔了榻尾。

“世子爷，您可真坏！”这一声低低柔柔，透过榻上软帘溢出。依人声，委实一男子，刻意学着女子的尖声，尾音却藏不住男性沙哑的磁音。

榻外之人翻了身覆上，一手穿过身下人微湿的香发，握起一束置在鼻间，轻轻嗅着，言语轻佻，“你今儿才知道爷坏啊。”声音清冽干净，竟是比较身下人故意发出的女声动听。

“世子爷就这么想奴家？您还在服丧期……就不怕夫人来寻？”男伶双臂环在他腰间，方才酣畅淋漓一番，二人皆有些疲惫，只谁也不想离了彼此的软玉温怀，仍黏在一块拥着对方。

“怕什么，她哭她的去，碍不到爷。”

男伶眼神迷离，微转了转，轻挑起眉角，笑得别有风情：“不怕夫人……也不怕延陵易？”男伶一抬手掠上他眉心，指尖似涂了香蜜，煞为清凉，由眉骨、鼻翼滑至唇畔，顿了顿，便一指探入这位世子爷的唇齿。

然另一人却紧咬住牙关，抬腕将男伶的手指撤下，满目香迷瞬间淡了：“爷为何要怕那丫头。”

这边声未尽，门廊处忽地扬起吵闹声，脚步声亦近。

男伶闻后，淡淡笑了笑，“世子爷，又是她吧。”

门猛地被人外堂推开，延陵易五步并作三步掠风而入，身子立在榻帐之外，并未特意逼视。只余光微一扫，便也清楚这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干不出什么好事。她对延陵空豢养男宠之事并不介意，男人喜欢女人是喜欢，喜欢男人自也说得过去。只服丧之期，他这样做，却有些过了。

延陵易眉头因厌恶微微蹙起，声音是寒人肺腑：“穿上衣，府中——”

“我说过了，家中大小琐事无需问我。你和母亲看着办就好。”延陵空打断道，随后坐起半身，单手随意掀开帘帷，显出自己一身裸露，了无遮掩，“就这么想我？不过两天没回府罢了。”

那男伶由他身下退出，裹了被衾躲在里榻看他兄妹二人争执。这般场景，并非一次两次。如今家道中落，慈父伤逝，延陵空身为嫡子，更该谨持家事，却反而流连烟花之所，更染上龙阳怪癖。于朝中上下，早已被当作笑谈多时，更不用

说延陵家的颜面。

延陵易侧目迎对，恰见他大露裸身，未躲闪一丝，平静如常。延陵空见她神色自若，反有些挫败，一鼓作气起身迎上她，只隔着半步，抬手点她额头轻道：“二妹，你还未出阁就这般将男人看全了，不大好吧。”

“穿衣回府。”她猛地喝他，眉角微扬，气势不减半分，“延陵空！”言罢狠狠瞪了他一眼，转身出阁。

延陵空望着她大步远去的背影，忍不住挑了笑色，颇为得意，慢悠悠捡起散乱的衣裳，随意套上，垂眸系紧玉带。

床榻上的男伶裹着被衾滚出半个身子，笑得媚人：“世子爷，今儿这一局，算是您赢了吧。”至少是逼得延陵易困步而出。不过这一招却也够狠，一如延陵空的行事作风。

延陵空深眸已是无色，凝了片刻，转而轻笑。

马车扬鞭而起，帘帷掀起一角小口，入着冷风，但叫人怒火平息。延陵易双手握拳置放于两膝之上，目光未有飘移。另一侧，延陵空衣衫不整，坐得歪扭，嘴中哼着淫调，不时侧人一眼，笑得更轻浮：“我说妹子，抛开这张脸不算，你骨子里全不像个女人。”

延陵易眯了眼眸，淡着声音，毫不在意：“你也不似男人。”

她延陵府男女倒置，阴盛阳衰，长子好以男色，长女冷悍如郎，好容易有个正常的小女，又是个癔症缠身。

这朝野之上，就她延陵家的笑柄最多，也最猖獗。她堵不住天下人的口，只因她杀不过来！

“我是不是个男人，你看看不就知道了？”他似乎是捏到她弱处了，一指正欲挑开胸前松扣，邪邪冷笑着要她好看。

延陵易只牙关一紧，偏了头迎向帘外冷风。

“妹子，又输了！今夜应是你守灵。”延陵空忙扬起折扇。本就是冷风习习，偏他要再扇出些冷风败某人的火气。

“延陵空，”她叹口气，并不看他，“你玩得过了。”

由府前停车，一路而下，延陵易领头疾步先行，延陵空踩了她步子忙追上。走了一段，延陵空猛转至她面前，以身挡了道：“咱家你最大，万事你做主，我

就不进堂裏母亲了，你代我说声就好。还有就是……”

他不解他的意思，凝眉看了他一眼，等着他再道。

“我想把友堂接到府里小院。”延陵空满脸讨好道，“但凡这事你帮我在母亲那儿说通了，文佐尘那边……我保他不娶你也绝娶不到别的女人。”

延陵易微微冷笑，半月之前还嚷嚷着要宠工部侍郎，他旧人还未哭，新人便等不及笑了。目光再给他半寸，只绕了他身子径自迈出。

“延陵易，你也别总挂着一脸瞧不上人的模样。如今父亲不在了，我娶三两个男人还碍不着这一家子。我没把瑶光楼搬来，就是顾全你的面子。”他嘴上仍是不软，一路追着碎碎念叨，且是越说越离谱，连着她痛处痒处皆拿出来言事，“有本事咱就这么扛上，你别嫁，我也不娶。我娶不到，你也别念着嫁人。还惦记着文佐尘那厮呢，趁早绝了念想吧，陈年旧档子的事了。你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弄得一大把年纪了也没人要。早就该清楚，他文少傅要娶的是女人，不是你这……”

延陵易猛地回身，正堵上身后这座人墙，寒着目光：“住嘴！”

他最怕她瞪自己，尤以那眼珠子似吐着蛇信子要生吞了自己。吞了口水，仍不闭嘴：“延陵易你别瞪我，再瞪，我当你面脱。”说着即是又要扯自己松垮的领口，好不容易寻到她弱柄，一时间屡试不爽。

延陵易平生最恨威胁，如今一步逼上，瞳孔缩紧，唇角笑色猝闪而逝，但让人捉摸不清，自齿间迸出冷言：“脱啊，脱干净为好。”冷袖扬手，出手攥上他衣领，更是要助他撕扯。

反是延陵空一时怔愣，伸手忙挡，却抵不住来势汹汹。吡一声，襟裂衫碎，圆珠团扣落至衫尾，蹦跶几下没了踪影。延陵空敞着半身，半晌未能回神，空瞪着身前怒极反静的人。

“你，”延陵易顿了顿，言声重了：“不要如此作践自己。”

“延陵家的人……有谁不是自毁其身。”延陵空终正言，略扬了笑意，满是不屑，“包括你。”

穿堂冷风恰由二人之间窜过。他的目光忽然有些痛了，看着她便痛。延陵一族倒是要将他们逼成什么模样才是满足，自毁其身，反是轻的。

“空儿，易儿。”这一声拂过七品菊兰，正溢满了香气飘来。

以坛圃为隔，数步之外，恰立着携着延陵眉一路而来的澹台。那二人已是看

得痴愣，瞪圆了眼睛看着举止怪异的兄妹二人。一声唤下，张着嘴再道不出其他。澹台僵直了身子，快站不稳，步子微撤，即是要歪向延陵眉身侧，紧皱的额眉散不开忧色。

延陵眉忙以双手扶了她，转步移撤，反露出另一端隐在后侧的温俊身影。

那身影芝兰玉树，卓绝而立，一如九天玄珠坠入人尘，染着些许不食人间烟火的淡雅。面如冠玉、颜若舜华的天姿实难被团壁垣影遮下。容虽有清俊秀妍之色，却也集一身俊骨，湛然如风。

延陵空眯眼打量了一番，瞳眸流波转，彼时又泛起情浓意深的光泽。若说这天底下，他有心苦求却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男人，只一个，便是如今正凝眸浅笑的瑾昱王殿下——尹文衍泽！

苦索不得的心上人近在眼前，自己却由延陵易扯得满身狼狈，延陵空有恼，却又恼不起。悻悻以襟衫相遮，铆足了劲儿在意中人眼前表现一番，如今只他能不笑自己，便是德行高深。眸光掠了一眼沉默的延陵易，“满意了吧？”

澹台夫人已由女儿搀扶着绕过了花圃，身子还未站稳，即怒向延陵空骂道：“好不叫人笑话，脸面都丢到瑾昱王殿下眼前了。”她实在不知自己是作了几辈子孽才换来这一世的坎坷，中年丧夫，本已是大恸，儿女更是一个个不争气。如今她也不求他们能震古烁今，雄振家门，但凡少在人前失礼丢面即是幸甚。

延陵易知道澹台氏从来都是好脸面，若不是真怒到无以压制，也不至于人前怒叱，无奈之间只得挺身而出，“嫡母亲，这事怪我。”

从来皆是这般，兄长惹祸在前，她做妹妹的来承担。

笑意一带而过，延陵空有些倦了，这几个字，他早已听惯了。究竟凭什么要她替自己圆场？自小如此，她以为她真能坚强到足以一手遮天，护庇延陵全府吗？他不要她这般坚强，从来不要。偏过视线，微风有凉意，他心里并不好过。仍记得年少时，她还闪着一弯浅眸，清如碧水。而后再不知从何开始，那一双玉眸，愈深愈沉，直至寒冰冽彻。

自堂间入正居门出东屋，延陵易一路随于瑾昱王身后，差着不多不少五步的距离，既不亲近，亦不致显得太过疏离。她与这位王爷其实本就不熟络，只知这位七皇子揣着亲王爵品，上比太子不及，下比未封赏的皇子确也显出几分微薄恩宠。

亲王府的锦轿候在东正前厅口多时，沉默的二人亦觉着要言过几句才是，便双双停下步子。尹文衍泽性平气和，每时每刻都以浅笑饰面，善气迎人，即便是再不喜他的人，都会由着他的善意欢言一二。延陵易恰是个例外，于她眼中，这八面玲珑又生得如此妖孽的男人当是虚伪至极。

“延陵大小姐。”尹文衍泽方才已是唤了一声，见她不作反应，似已神游他处，便再唤，眼中依然是笑意流淌，并未生一丝恼色。

“殿下。”延陵易恍惚回神，镇定心神，无半分惊乱，“殿下刚才说……”

尹文衍泽无意难为，接了话重复道：“本王是受太子之托前来吊唁，这一趟回宫必能回禀皇兄。贵府一概安好？”

“替我谢过太子关怀。”这一声隐着闷晦，她听他言及尹文尚即，便沉下目色。

一番躲闪全入尹文衍泽之眼，他只淡淡笑过，再言：“太子有意亲访。延陵小姐也知道，如今延陵一府身份特殊，身为储君不能擅自行访，望以谅解。”

延陵易抬眸审视了他，只觉得他的解释，颇有几分滑稽。唇角勾起一抹冷笑，再无言语。

尹文衍泽笑眼微迷，轻点了头道：“名不虚传，延陵大小姐的奇特，今日确是领略。”轻扬眉峰，一言颇多深意。

“王爷，这当口风大，您应上轿了。”延陵易适时提醒，借势躬身相送，垂首埋眼直掩下不悦之色。她掩藏情绪的方法，便是不语，抵死的沉默，而后自心底划过一道印记。记仇不记恩，哪怕短短几字，尤以这种笑着骂人的话，她会比说之人记得清楚百倍。

最后一扇轿帘沉下，随着一声“轿起”，软驾接迎而上。轿内闷热，尹文衍泽自袖中掏出了折骨扇，摇了三两下又停住。这一柄折骨扇，是夏国的进贡上品。檀香木制的扇骨，沁着残香，随风漫入口鼻之间，顿觉清爽。扇面附着鸦青纸，描以夏国山水，金碧素青，只观览便有凉意扑入。

“延陵易。”这一声，自齿间淡淡溢出，仍是笑意连连。那女人，该是恼了吧，真是从不会笑的女人……

夏亭晚花落，月下无人眠。

夜幕安好，灵堂偏间挽帐轻覆，无白帷幡灵，只香烛凝泪，冷薰黯淡。